

〔中国美院风景建筑设计研究总院设计师〕

造梦师王伟:用孩子视角造梦幻校园

王伟负责的,是富文乡中心小学的整体室外设计。

作为国内知名建筑设计师,他其实很少接学校的单子。规模小、造价低不说,项目负责人往往是教育行政主管部门,沟通成本比较大。

王伟让蒋莉惦记上,还是在1997年,王伟担任了杭州学军中学改造的设计师。

“以前学校交付后,总给人感觉还是毛坯房。”蒋莉说,“而学军中学改建完以后,走进校园,第一感觉是很精致,学校好像‘精装修’过,各种细节让人印象深刻。”

从那以后,杭州的校长们才开始意识到,校园建筑的设计对教育、对学生的重要性。

于是,富文乡中心小学要整体提升改造,蒋莉一下子就想到了王伟。

富文乡中心小学位于乡村,四面都是村居,再就是环绕的群山。

王伟非常喜欢美国设计师弗兰克·L·赖特的名言:“我不是在山上造房子,我要造一个属于那座山的房子。”

他很早就有了想法,要把整个学校融入到山村里去。果然,建成后的学校,应了那句“绿水青山中的红房子”,就像嵌在山林里的

一块宝石。

“学校的颜色,和周围的民居是相呼应的,和优美的山水风光则形成对比。”王伟说,“我将这所学校设计成了一个大House,有家居的样子,而不是一片冷冰冰的楼房。教室就像是家里的客厅,遍布四处的小屋子可以理解成孩子们捉迷藏的小角落。”

“从前孩子们总是把到学校上学当成苦差事,像要被抽筋骨一样。”蒋莉说,“其实学习也是生活的一部分,校园应该像家园一样。尤其是乡村小学,很多孩子是留守儿童,他们正是缺少家庭生活,所以学校更应该像一个大家庭。”

在多年设计经历中,王伟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:学校是不是一定要大尺度呢?整体风格能不能更符合孩子的视角?

于是在设计这所乡村小学的时候,设计师王伟做了许多“孩子尺度”的设计。

每个参观过这所小学的人,都对学校的楼梯印象深刻。“因为我们把台阶设计得比较矮,也比较宽。”王伟说,“按照国家标准,学校每节的台阶高度上限是16厘米,宽度不小于27厘米,从小学到中学都是同样的标准。事实上这不合理,6岁和18岁的学生,怎能使

用同样高度的台阶呢?”

在这所小学,台阶的高度是14厘米,宽度超过30厘米。仅仅两厘米的变化,就让那些楼梯一下子变得更适合小孩子行走。“小孩子下课的时候,很多都是跑着下楼的,这样的设计不仅更舒适而且更安全。”

洗手间的台阶也做了“孩子尺度”的改造,“我参观过很多小学,发现洗手间的设计和成人的一样,很多蹲坑外面有很高的台阶。有些孩子从学校洗手间走出来,会因为前面有台阶而摔倒。”

这所小学的教室全是落地窗,这让低年级的孩子坐着也能看到窗外的风景。“日本的幼儿园、小学教室的窗户一定是很矮的,符合孩子的视线。而我们大部分学校窗台的标准高度是90厘米,这样的高度,对低年级的孩子来说一定挡住了他们的视线。”

而整个学校采用了梦幻般的糖果色,远远望去,就是一座游乐园和城堡。让孩子更有亲近感和幸福感,原来到学校上学就是玩,多有趣啊!

哪怕是成年人,也会被这样的一片建筑所吸引,从而驻足观看许久。

本报记者 郑琳



姚颖康 摄

〔上海中同学校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〕

造梦师吴奋奋:设计学校要有教育思想

富文乡中心小学改造,吴奋奋负责的是室内设计,在当设计师之前,他也是一位教育工作者。

在接受蒋莉邀请改造这所小学之前,他就因为善于打造“会呼吸的学校建筑”而闻名于世了。在杭州,有多所学校设计都出自他的手笔,而且堪称经典。

过去,中国绝大多数公办学校的建筑设计和中国的教育一样,模式化现象严重,千人一面,千校一面,差异很小。

吴奋奋一开始就计划,把这所小学打造成全国硬件条件最好的乡村小学。

吴奋奋说,对学校建筑来说,除了要有艺术美感,还要有教育思想。“学校建筑的设计,教育工作者也应该参与其中。”在1998年他提出这个观点时,曾遭到圈内建筑设计师的嘲笑。

但事实证明,吴奋奋是对的。只有一线教育工作者才知道,怎样的设计才真正是“好”的。

富文乡中心小学一共有9间教室,几乎融入了吴奋奋当设计师以来所有的校园设计理念。

首先是黑板(在这所小学是白色的书写板)。“为什么教室里只能有一块黑板?”吴奋奋把每间教室的黑板增加到4块,以老师常用的黑板为起点,按顺时针将教室的墙分为A、B、C、D四面,每面墙各一块黑板。负责校园外观设计的王伟觉得不妥,怎么可以让黑板遮挡窗外美丽的风景呢?吴奋奋考虑后觉得有道理,将D面墙的黑板拿掉,装上全景窗户,作为孩子欣赏美景的“眼睛”。

走进吴奋奋设计的教室,会让人感觉走进了魔术世界,处处都有惊喜。比如标准教室,A墙集成了黑板、投影仪、高拍仪等设施,主要供老师上课使用;B墙额外设置了实验操作台,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;C墙则为学生额外提供联网的学生用计算机。“一间教室内部一共有六个面,所有的面都是有功能的,都是专门以学生为主设计的。”

每间教室都有一组沙发。“这也是给学生的,让他们可以更好地休息。”

吴奋奋理想中的教室,应该用于小班化

教学,他的想法和蒋莉不谋而合。传统的教室,五六十个学生就像秧苗一样,被插在秧田一样格子式的座位上。老师活动空间基本被固定在讲台上。这就造成了学生与学生之间很少有互动,老师和学生之间的互动,也是以老师为中心。

吴奋奋认为这是农业式的教育,现代教育应该是后工业化的。因此,他在每间教室安排了20个左右的座位。学生的课桌可以随意拼接,自由组合。原本的讲台也被吴奋奋“拿掉”,老师走到学生中间去,老师与学生、学生与学生可以很方便地交流和讨论。

学校建筑,安全性应该放在首位。光是教室的门,吴奋奋就设置了道“机关”,让这扇门成为“紧急疏散条件下安全系数非常高的门”。

在设计中,吴奋奋总是尽量将所有有用的功能都设计在教室里,“我希望在学校未来的发展中,硬件设施不再拖后腿。”

本报首席记者 王湛 通讯员 刘苏蒙